

妙赏

副刊

主编:施虹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杨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成本只有5000万,上映首周就斩获票房1.4亿,并且连续多日以绝对优势拿下单日票房冠军,累计票房已经冲破8亿,以票房和口碑双高的成绩,成为初冬档电影市场的头号“黑马”。



一个有意义的范本

□杨蕊

就像饺子再好看,也得馅儿好吃一样,一部好电影,本儿好词儿好人物立得住才好看。《扬名立万》就是这样一部好片。这是一部让你觉得花钱能值回票价的那种电影。

首先是本儿好。民国时期,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一群电影人受上海滩大亨陆子野的召唤,来到一座大宅,参加剧本讨论会,欲将一起惊天动地的命案改编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参加讨论会的有导演、明星、编剧、好莱坞归来的演员,以及两位神秘来客。随着利欲熏天的头脑风暴,一场野心与良心的较量开始上演!可以说电影开局便是一大段在限定空间内的群像戏,高频的台词对白以及演员们的话剧式表演略显冗长。盯着银幕时,我脑中想起了另一部电影——《十二公民》。这同样是一个在密闭空间里完成的典型的“三一律”故事。应该说这个开头很冒险,因为对于短视频时代的观众来说,很容易让观众陷入单一的场景区产生疲惫感。导演之所以敢这样安排,一定是基于对剧本的高度自信。在这段群像戏里,我们看到导演并未让群像过于群像而显现不出主体人物,而是利用电影的镜头语言将这几个角色中的最主要人物着重突出。随着镜头的突然闪过,神秘人物之一的齐乐山桌底下双脚被铐住的一面凸了出来,由他发现凶手就在讨论现场,这下故事好看了!

接下来,故事的推进则有赖于一个个“悬念点”恰到好处地切入。优秀悬疑片的特质之一就是节奏把控到位。一个令人惊悚肉跳的发现后,观众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可这时因为讨论中冒犯了唯一的女性梦蝶而令她愤然离场。在这场小爆发里凶手被独自留在房间里,给人制造了一种轻松的安全感,同时也有对故事发展的期待。接着对这所“凶宅”的揭示又引发一个小高潮,令观众代入感十足:惊悚之余,片中人物落魄不堪的身份被陆子野一一爆出;女星是过气的,导演是专拍烂片起家的,好莱坞归来的演员也仅仅是个武替,曾经的默片大腕如今也是卑微到尘埃里……另一位神秘人物也终于显露身份——押送凶手的警察,却也是个连枪都没怎么摸过的文职,所以

他哆哆嗦嗦的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群原本看似光鲜亮丽的人物,能拍出扬名立万的电影吗?

影片最后,虽然他们发现这命案背后的“水太深了”,但他们逃出宅子后,却依然想把这个事情拍成电影。电影拍出来了,导演用李编剧伸出又收回的手做了一个别具深意的开放式结尾。这大概是电影人最具有人文关怀的表达。如此的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对于敏感的现实题材的表现,不要以过度消费他们来达到创作者们“扬名立万”的目的。这不是最好的言说么?

另外,电影中还有很多宝贵的表达:对当时演艺圈存在的诸如“潜规则”“耍大牌”“烂片圈钱”等现象的讽刺,对正义和真相的坚持,帮女性艺人发声……这些已弥足珍贵。正如影片结尾一边放着演职员表,一边用画外音说:“我们这么拍,观众看得懂吗?……一定能够被留下来。咱们做了应该做的事儿,问心无愧!”这样的自信,观众买单。

其次是台词好。《扬名立万》里的台词干净,几乎没有废话,而且充满隐喻。且不论影片开头那些激烈的言语交锋,在故事的发展中,几乎每个角色都有经典语录:

“权力是暂时的,欢笑是永恒的。”这是编剧和昔日的大明星之间的对话。他们仿佛在戏谑“娱乐之神”,实则是在讽喻三老之流位高权重者的不堪。

召集人陆子野发现命案背后水太深可能拍不出这“扬名立万”的电影了便自嘲:“十个项目九个凉,商业投资很正常。”此时要说观众无感,我不信。

那个貌似光鲜的海归武打演员小达被群嘲不过是个替身,他却说:“我虽然被人打,但我演的都是日本人,不算丢中国人的脸。”令人捧腹!这不活脱脱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吗?

最精彩的一段当属黑衣人凶手齐乐山那个关于熄灭火苗与记忆的对白,用一个深刻的隐喻,继续了对真实的追问。看起来弱不禁风的黑衣人无不得意地说:“大火都从一个小小火苗开始的,我就是那个负责踩灭火苗的人。”故事继续发展,当齐乐山扭转了局面并控制住黑衣

人,他反问:“我记得你说过去一句话,你是个踩灭火苗的人,对吧?”黑衣人诧异中带着惊恐。齐乐山挥手一枪……多么干脆而又令人醍醐灌顶的台词儿!

最后是人物立得住。电影中每一个演员演技在线,让这群像个个出彩的同时,也都演绎出别有深意的式样。这大概是电影人最具有人文关怀的表达。如此的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对于敏感的现实题材的表现,不要以过度消费他们来达到创作者们“扬名立万”的目的。这不是最好的言说么?为了更多人的生存,他的难言之隐轻易不示人;李编剧仿佛是圣女贞德,一直引领大家奋起抗争;警察海兆丰背后的形象是在致敬周星驰的007;小达被揭出总是遭打的替身窘境后因众人对他武艺和勇敢精神的再一次质疑而不惜爬上屋顶以证清白;看似水性杨花的梦蝶不是烂大街的花边女明星,她是刚毅善良的花木兰;即便是那个已经盛名不再的默片之王齐静年,当导演因为在黑衣人面前说错了话陷入危境之时,他的又一巴掌仿佛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实则是用丰富的表情语言化解危机拯救那个当年被他欺负过的小记,这才是真正的心灵救赎!还有凶手齐乐山,大半时间里,影片中的恐惧都是由他带来的,但谜底揭晓时,还有比这更有情有义的杀手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后出场的黑衣人,他柔弱的也许外表下隐藏的是一颗狠毒的心。也许他根本没有心,只是一个命令的执行机器。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著名的“平庸之恶”之说:“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你我常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道德将从此沦丧。”

所以说,《扬名立万》不是喜剧,不是闹剧,在主创们玩世不恭的态度下,解构的故事架构中以及诚意满满的叙事下,影片的后现代气质一览无余,让影片成为2021年底最值得一看的佳片。在目前影院上座率低、大制作电影不敢上映、投资方不敢投大制作、院线等待好片救命的情况下,这样一部集低成本、好口碑于一身的电影,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电影拍摄,不啻于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范本。

“龙江墨荷”自成一派

□尹景羽 王振良

好作品是创作者修养、悟性、学识、阅历、智识的综合体现。刘纯的新思维决定了他出好作品,观他的墨荷、书法、摄影、油画、文字、设计作品,犹如从喧嚣的闹市,蓦然踏入宁静秀美的桃花源,沉醉于自然意境之中。

从崇尚八大山人开始,刘纯潜心研究,致力于水墨荷花的探索与创新,他承先人优秀传统技法,为己所用,取材芙蓉,以画言志,不蒙尘埃,透彻圣洁,画法上去色彩胭脂之埃,以墨当色,巧用黑白,为画面增添墨韵。刘纯不喜俗姿媚态,画莲本性自洁,其写意墨荷纯净、有品、雅致、灵动、干净、俊逸、清雅、简净、高远……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继往开来,刘纯的笔墨线条彰显出专有功力的。有学者说他是散逸品莲的纯粹者,是用笔墨书写灵魂的践行者。刘纯,一个北方人,能把写意墨荷演绎得如此隽逸、诗情确实不易。他以细腻内敛的意志在纷繁浮躁中,寻得一方宁静的乐土,修习成禅意之美,出离于烟火俗世。

刘纯的作品质朴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独新而具意境。他用艺术形式所表达出来的丰富内涵和修养,是一般人难以参透的。“禅者的艺术浸透着禅意,画者一笔来去天地间,观者屏气凝神静思量。这让我想起唐伯虎之‘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甚好。”某杂志社主编王欢说。上海作家李先说,从刘纯的画作中,不但可以看出深厚的书法功力,还可以感受到画家才思敏捷的智慧和画风。

刘纯心思缜密,画笔大器,积累工夫,颇覆自己,展荷瑶池,形态各异,底蕴厚重,深邃空灵,了悟深奥。敏捷的思维、成熟的思想及意在笔先是他作画的一个特点。刘纯画荷师古不泥,精于修正,集大成于一体,外加自己对荷花入骨认识和艺术上的技艺,便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面貌。其墨迹清秀、画面清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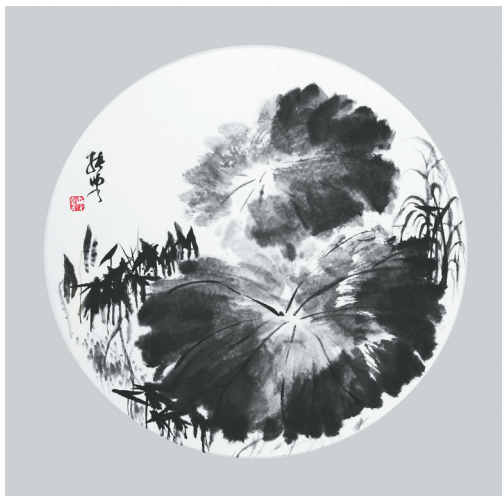
著名画家陈安义说,刘纯的残荷画得更有特点,技法更胜一筹,不脱离传统,而且借古开今自成一派,很有韵味,他的写意墨荷,见功力,有大家风范。他让墨荷自此富有灵性,尽显华章,置身于作品之中,赞叹意境深远,让人流连忘返。

写意画最重要的就是意境,留给人想象的空间,这才是艺术应该表达的。刘纯把自己的心放在了画面里,他的墨荷,透视出的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笔墨新质及艺术魅力,展示的是当代艺术的精神与风骨。在笔与墨、实与虚、浓与淡、开与合、黑与白中收放自如,营造出画面的高洁与雅静,展示了他对荷花的独特思考和解读,传递了学者型画家的独立个性,表达出其情其志其趣的写照和生命质感的自然流淌,画作意境难以复制。刘纯把荷花不同流合污的君子气节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示出“水墨胜处色无功”的艺术境界。

刘纯的画风是清新的,以简寓繁,以诗入画,他的墨荷既脱俗尘俗,又得灵动灵魂且高雅励志。按照双鸭山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会长的评价,“龙江墨荷”已经自成一派。



刘纯《残荷听雨》 国画



刘纯《千叶宝莲》 国画



龙头新闻30秒妙赏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

文坛走笔

访话剧《高天厚土》剧本创作者谭博

还原有崇高情怀的普通人

□董云平

近日,由全国戏剧期刊联盟、田汉戏剧奖组委会、上海戏剧学院等主办的第35届田汉戏剧奖评奖活动举行。黑龙江话剧剧本《高天厚土》获剧本奖一等奖。

田汉戏剧奖是中国戏剧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奖项。从创立之初就要求戏剧理论、剧本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高品质的艺术水准,鼓励探索与创新,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达到统一,要求作品文学性较强,风格样式流派多样化。许多优秀戏剧作品因获奖而得以广泛传播。

话剧《高天厚土》如何从众多参选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记者近日采访了该剧本的创作者——国家一级编剧、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院长、省剧协副主席谭博。

创作:有感而发

话剧《高天厚土》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剧本以“龙江第一村”——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付华廷为创作原型,讲述了村支书带领乡亲们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一个偏远贫困的移民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典范的故事。剧本塑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当代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艺术形象。

说起创作初衷,谭博说,很是偶然。近年来,他所编剧并立在舞台上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命题作文”,但这部作品却完全是有感而发。2016年4月,我接到为兴十四村建村60周年纪念活动组织文艺演出任务。带着好奇,我走进了兴十四村,感觉就像到了南方一个富裕的乡村。绿树丛中,村民们住的别墅格外养眼。路上,我从村司机的口中得知,村民年均收入很高,实行退休制,享受吃粮、吃水、物业管理、合作医疗和大学生上学等“十免费”待遇和14项福利,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生活补贴。曾经的大学生村官、村党委副书记王淑媛向我介绍了村里的情况和建设60周年纪念活动内容,三句话不离老书记。我边听边琢磨,这么重要的事,付书记怎么不来呢?工作对接临近结束时,进来一个高高大大的人。没等介绍,他就声音洪亮地跟我打招呼,很客气地说中午吃饭他就陪同。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身影,怎么也跟我心目中的村书记对不上号,感觉他像是当过兵的人。

我先参观村史馆。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树无一棵的“三无村”发展至今,兴十四村的艰苦创业史和发展史的确令人赞叹。那些奖状和荣誉证书没引起我更大的兴趣,那些黑白和彩色照片也没让我多驻足。指着一张并不起眼的照片,解说员说:“在1998年那场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中,为保齐齐哈尔市和甘南县,付华廷和村民们炸断拉河大坝,洪水冲毁了辛辛苦苦几十年建设的家园。”我的心颤动了,原来现在的村子,是那场洪水后重建的,这是多大的付出和努力啊!参观结束后,我要求马上见付书记。见到他,我说:“付书记,你是我心中的英雄!”从那一刻起,我和付华廷突然就像多年的老友,彼此变得特别熟悉。英雄形象的种子也从那一刻起,悄无声息地埋在了我日后的创作中。之后,断断续续的四个月里,我从对兴十四村的一无所知,变得十分了解和熟悉。完成工作任务回哈尔滨时,我竟然有了一种离家的感觉。我知道,我与兴十四村,与付华廷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付华廷当年立下的“就是拼上自家性命,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誓言,在他带领村民们艰苦奋斗的一个又一个事迹中铿锵,沸腾起我强烈的创作冲动。

还原:崇高的普通人

回到哈尔滨,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要好好写一部戏,为付华廷树碑立传,为兴十四村树碑立传!因为这个时代和社会需要更多像付华廷这样的人,需要更多的兴十四村!之后,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多次深入兴十四村采访,于2018年底完成剧本初稿。后经过专家研讨和20多次的修改才定稿。2019年,哈尔滨话剧院决定正式排演,剧目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哈尔滨市确定为重点创作剧目。我一直认为,只有编剧自己

被打动、感动和震撼,写出的剧本才有可能打动、感动和震撼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才有可能感动、打动、震撼观众。这样的剧本才有希望成为好的剧本。现实题材创作是当前戏剧创作的难点和关键。以英雄人物真人真事为原型是当前现代戏剧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和特殊的课题。创作中,我充分尊重历史,以独特的视角将两代拓荒人的故事巧妙剪裁对接,集中反映了兴旺村的艰苦创业史,改革开放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的砥砺过程,和走在乡村振兴路上的昂扬风貌,把始终立于时代潮头的村书记付明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过上好日子的过程浓缩成兴旺村的发展史。

由于题材的规范性,决定了这部戏不能走激烈的矛盾冲突和纷繁的人物纠葛的路子,是一部貌似似又不是散点式结构的话剧。在剧本创作中,我力求摆脱英雄人物习惯的塑造方式和农村戏的创作模式,把主人公还原成一个具有崇高情怀的普通人。剧本中的华明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他有些与众不同,发生危机时,村民们把他推出临危受命。他是一个普通农村人,但有比较开阔的眼光,有现代思想和意识,更重要的是他时刻记挂着乡亲们,虽然有别人的不理解,虽然自己也有苦恼和难处,但他不言放弃。正是他的执着与不懈,赢得了乡亲们的理解和响应,也换来了兴旺村的发展。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也不是一个轻易就能够满足的人,因为他心里装的不是自己,而是整个的兴旺村和乡亲们,他坚信只有走共同富裕之路才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他的身上没有楷模人物所呈现的豪言壮语和不凡壮举,他的思想和行为都很质朴。

在塑造华明这个人物时,我通过较深的生活体验,通过对创作人物原型付华廷的深度采访和了解,不仅关心剧中人物外部的行为轨迹、命运变迁、生命选择和行为,更注重表现剧中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微妙性。注重表现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和心灵轨迹,重点放在华明人格的成长、境界的提升和精神的磨砺上。英雄和模范不是真人,华明也有迷惑、犹豫和痛苦,剧本深入地刻画了他经历身心痛苦、灵魂震撼后思想的蜕变和升华,成长为一位优秀村书记的真实心灵历程,这是一种建筑在生活基础上的人物塑造,使人物鲜活、真切、可信,从而塑造出一个崭新的舞台艺术形象。

创作:富矿亟待挖掘

谭博说,剧本创作乃舞台艺术之本。目前我省的剧本创作还有些不尽人意,既没形成“高原”,更缺少“高峰”,主要表现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优秀剧本数量少,能搬上舞台并在全中国叫得响的精品剧目短缺。我省的编剧不仅基数小,且青黄不接,专业院团几乎没有在岗的编剧。剧本创作的倾向还较为偏重于传统,对新观念吸收不够。甚至于习惯把一般性创作等同于精品创作,忽视或违背艺术创作规律。一些剧本创作从政治概念出发,对生活的展示止于皮相,情节失真,人物虚假,有的甚至把新闻经过简单的戏剧艺术手段加工,把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冰糖葫芦似的串在一起就变成了戏剧。个别文化部门和院团在抓创作的过程中,忽略了题材规划,题材单一、内容重复、形式雷同,甚至出现了本应避免的选题撞车和重复生产现象,这在我们的剧本创作中要特别引起重视。

我省地域历史人文资源丰富,题材众多而独特,特别是诞生于这片黑土地的黑龙江省“四大精神”,是剧本创作的“富矿”和得天独厚优势,要深度挖掘,充分选择,作好论证。近年来,我省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黑龙江“四大精神”颂》、京剧《奇女无容》、话剧《卜奎风云录》、歌剧《铁人三重奏》等优秀剧目,为省内的戏剧创作和精品打造已经做了有益探索和先导。与此同时,要加大对中青年编剧扶持力度,培养本土原创人才,孵化省内原创剧本。希望我省的剧本创作能够早日振兴,为精品打造奠定扎实的根基。